

重九登临此高台

■ 仲祥

堆碧叠翠、气象万千之感，难怪自古有“府之主山”的美称。范成大曾登临，见老霄顶“右列三峨，左横九顶，残山剩水，间见错出”，喜不自胜，欣然题写匾额“西南第一楼”。《嘉定府志》这样描述道：“登绝顶四望，其西三峨陝峙，青衣沫水自西来，会于双湖。岷江自北来，经平羌峡，至凌云前，三江合流，浩渺无际，凌云九峰相接……”

登上老霄顶，可见两座楼台比邻而立。其一是万景楼，是在北周时期所建弘明观基础上改建。据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万景在前，烟朝月夕，其景尽收”，与荔枝楼、璧津楼、澄江楼并称乐山“四大名楼”。另有明代万寿观，为穿斗结构，重檐歇山式顶，琉璃瓦屋面，屋宇轩昂，典雅庄重。另有灵官殿，建在半崖上，小巧玲珑，环境清幽。

此山不仅人文厚重，而且风景独秀。山上古木参天，堆碧叠翠。自古种植了许多名

贵花卉，比如初春盛开的海棠，寒冬吐蕊的腊梅等，尤以这个季节的金桂和秋菊为美，江风一吹香气袭人。自古以来，许多文人雅士来到嘉州，都要登临老霄顶观景赏花。他们把酒凭栏，临虚纵目，东可望三江奔流，大佛崔嵬；西可望峨眉缥缈，如云天一抹。面对寥廓江天如画山川，不觉诗思如涌，才情勃发，留下不少绝唱。

我们漫步山顶，凭栏可俯瞰纵横街巷，临风可远眺山川锦绣，江风徐来堪以怡神，好景人眼足慰风尘。山顶平台不大，石栏环绕。其间有一方清澈水池，游弋着几尾锦鲤，漂浮着些许桂花；有两三方园圃，一丛丛菊花含苞待放，一树树银杏黄叶飘飘。石栏外山崖上，嘉树幽篁间，数枝红叶迎风招展，几声鸟鸣雨点般飘落。登高赏秋的市民络绎不绝，有老年乐队在吹管弄弦。

置身山巅凭栏临风，可见一片古建铺展，

那就是乐山文庙。文庙始建于唐，经宋、元、明三次搬迁，终定于此。现存文庙保存完整宏大巍峨，泮池、棂星门、圣域、更衣房、执事房、名宦祠、乡贤祠等一应俱全。主体建筑大成殿，系单檐歇山式屋顶，屋面覆盖琉璃筒瓦，鳌角飞翘，庄严古雅。乐山文庙与万景楼等融为一体，高低错落，铺排延展，气势恢宏，成为登高时避不开的风景。

下得山来，坐一小亭歇息。小亭位于文庙泮池边，额上题注“叮咚井”，为乐山名胜古迹。古时此处有泉水自洞中流出，叮咚之声不绝，故名。传说用此井水沏茶，味道醇香。岑参、陆游等诸多文人墨客，都曾在此煮茶品茗，留下不少佳话。重阳登高的人们，下山时大多选择在此歇息。

我们闲坐亭中，拥一盏秋茶，品泮池残荷，心里是重九的古意。回望文庙之上的老霄顶，依旧是孤峰耸立，依然是风姿绰约……



登高揽胜正当时。

李嘉南 摄

情暖重阳菊花香

■ 韩琴

“嬢嬢们，大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是在排练什么节目呀？”“是啊，马上就是18号重阳节了，我们新编了一支锅庄舞，准备在社区联谊会上登台表演，到时候有不少人前来观看呢！”一群身着藏族特色服饰的阿姨们，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一丝不苟地打磨舞蹈动作。欢快的乐曲声里，她们翩然起舞，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笑意。

秋雨送凉，桂香渐远，伴着幽幽菊香，九九重阳如约而至。这一历经千年的传统节日，留存着古人登高望远、赏菊观秋、插戴茱萸、品菊糕、饮菊酒的风雅习俗。在“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思念中，盛满了对亲友平安康健的美好祈愿。时至今日，重阳的暖意在社区烟火之间流淌；敬老宴、走访慰问、健康义诊、文艺联欢汇演、趣味游戏、上门便民维修……一桩桩暖心活动走到老年群体身边，为居家老人送去便利，也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欢乐。

重阳节，不再只是赏秋抒怀的节气，更是传递孝心、涵养文明的温情相聚。敬老向善的精神内核历久弥新，为这一传统文化节日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陈大爷的老伴刚刚离世，多去陪陪他聊聊天，帮他纾解心绪；张嬢嬢家的电饭煲故障，上门帮忙检修；王叔叔社保年审过期亟待重新认证，老人家十分焦急，要尽快协助办理；李阿姨工资卡因遗忘密码被锁定，为此寝食难安，需要陪同她前往银行办理解锁手续；安居房12栋吴大爷的房产证已办证，及时通知他前来领证……”社区工作人员小张的工作日志，密密麻麻记满各类事项，这些看似细碎杂乱的琐事，恰恰是老人们亟待解决的生活大事。不少老人子女在外务工，难以常伴左右，再温情的电话问候，也无法化解现实生活中的难处；节假日短暂相聚热闹过后，徒留老人独守空宅，归于冷清孤寂。

新时代的孝老敬亲，重在点亮银龄老年的生活热情，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长者在吹拉弹唱、歌舞消遣、贴心照顾中感受日常的美好，于“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意境里，尽显从容豁达的晚年风采。

重阳的温情，可以在隆重盛大的仪式中去彰显，也可以在丰富多彩的活动

中去体现，更藏于日常点点滴滴的陪伴，让每一位长者被看见、被关爱、被守护，在家门口遇见美好晚年。老年大学里，歌唱舞蹈、书画习作、T台走秀、太极健身、器乐演奏等丰富多彩的课程活动，充盈着老人们的精神世界；社区工作人员定期入户走访，帮老人修缮物件、整理居所，坐下来闲话家常，用心化解一桩桩生活难题；日常生活之中，公共场所主动为老人让座，放慢脚步等候步履蹒跚的长者，体谅老人耳背眼花的不便，面对求助多一分耐心、多一次伸手相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亲敬老，从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蕴藏在细微之处的关怀。年少时，长辈为我们遮风挡雨，撑起一方天地；当岁月染白他们的双鬓，便轮到我们温柔守护，给予贴心周全的照料。尊老向善，是镌刻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传统美德，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温柔。

重阳菊香，秋意绵长。愿天下长者三餐有暖，衣衫洁净，闲话有人听，安然度岁月；愿敬老之风漫润社会万家，蔚然成风，年年岁岁温暖常伴。

重阳坝坝宴

■ 曹欣

天刚蒙蒙亮，睡眠惺忪的我便被爷爷奶奶从床上一把捞起。匆匆洗漱完毕，趁着重阳回乡，他们二老便拉着我往村委会赶，去赴村里一年一度的重阳坝坝宴。

顺着乡村路前行，身着花马褂、薄夹克、黑长裤、头戴方帽的人儿——爷爷奶奶的老姐妹、老兄弟们，陆续碰面了。瞧！秋日的金黄洒在大地上，衬得他们脸上的笑容更加温暖明亮。离院坝不足百米，奶奶牵着我，爷爷走在身侧，我们不觉放缓了脚步，一路和相熟的老乡们打招呼。乡亲们俯下身来，逗着我玩，和我说着暖心话。走进坝子里，圆桌顺着地坪依次排开，一会儿村里的乡亲们陆续聚集，不分亲疏远近，纷纷围谈而笑，好不热闹。仔细一瞧，这里的“厨房”搭得简单，只在水泥地上垒足红砖，架上铁锅，添上木柴，几条板凳，铺上木板，放置菜品，一切都齐了。小小的我看在眼里，只觉得神奇：这简陋台面，又是如何做出几十上百桌鲜美菜肴的呢？待到白雾缓缓升腾，我寻到了答案。长辈们在院子里来回奔忙，小朋友帮忙递送饮食；大人们各有模样，有的嗓门洪亮、身板结实；有的清瘦精干，沉声做事。

眼瞅忙碌渐渐收尾，主持人便拉起家常，几句暖心开场话，邀大家上台展示才艺。生性活泼的我便自告奋勇登

台表演。记得那日我身着金色连衣裙，站上铺着喜庆彩布的台子，望向满院长辈。爷爷奶奶坐在前排，含笑望着我。待我开口，院坝里瞬间沉静下来了，秋日的清风带着喜庆拂过耳畔，竟也掀起了几丝紧张之气。我朗诵了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孩童独有的稚嫩嗓音别有一番意趣。尽管朗诵时我一度卡顿忘词，最后一句还是座间一位爷爷用手势提醒了我。可在场的长辈们十分捧场，掌声四起，大家纷纷夸我厉害得很哩。前排的爷爷奶奶们拍得起劲，爷爷眯着眼笑，奶奶朝我竖起大拇指。旁边一位爷爷高声喊道：“好！再来一个！”另一个阿婆也跟着喊：“这娃娃念得好，念到心坎里去了！”长辈们的鼓励像一阵暖风，吹得我脸红红的，可心里却热乎乎的。快步走下舞台，我靠在奶奶肩头，看着台上的乡亲们表演。

日头渐渐升高，眼瞅快开席了，我跟着爷爷奶奶落了座，满桌菜肴丰盛喜人。香碗、烧白，一笼笼蒸菜冒着热气，清汽扑鼻。香碗也叫耙耙肉，是这场重阳宴席最先端上的热菜，也是桌面上亮眼的招牌。薄薄的鸡蛋皮裹紧鲜肉，底下卧着酥肉和丸子，汤水清鲜柔和，没有浓烈麻辣，长辈孩童都吃得顺口。咸烧白取的是猪五花肉，同陈年盐菜一同久

蒸，肉的油脂缓缓浸进咸菜里；甜烧白便是夹沙肉，两片肉中间裹满豆沙，底下铺着满满一层红糖糯米，一口下去，软糯甘甜。精巧米白糕随后端上桌。糕体白净软糯，甜香悠悠，表面缀着红枣与桂花。重阳食糕，取“高”的谐音，寓意步步高升的美好期许。这浓浓的祝福，可都蒸进这一碗一碟里。那时的我年纪尚小，自然不懂每道菜背后的门道，只看见一碗碗热菜糕点上了桌，袅袅香气中，有着爷爷奶奶们欢笑的脸庞。

宴席将尽，不曾想邻座的几位爷爷却来了兴致，抢着话筒要唱歌。他们约莫五六十岁，脸膛红红的，不知是喝了酒，还是被傍晚余晖照红的，一个个挽着袖子，一位嗓门敞亮的刘爷爷开了腔，率先领唱《九月九的酒》：“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九月九。”吟唱到高潮，有的抬手打拍子，有的顺势晃起舞姿。爷爷奶奶们也跟着哼起调子，我也试着双手打着节拍，膝头轻点跟上节奏。曲调流转，喜庆漫溢而来，院坝浸入一片金色，一张张笑脸荡漾着欢喜。

听着曲儿不多时，天色渐渐深了，我起身牵着爷爷奶奶往家走。回想方才的坝坝宴，一碗香、一群人，一首歌，重阳相聚的这份情谊，可真是浓得很呐。

山水城市乐山，城中有座巍然高峙的老霄顶。登上此山，万象在前，江山千里，一目可尽，历来为重九登高绝佳处。这个重阳到来前夕，我们相约来此登临。

老霄顶因其山形峭立，高出于城池和群峰之上，亦称“高标山、高望山”。山顶为一平台，宋代山上建有神霄玉清万寿宫，供奉的是道教始祖太上老君，老霄顶由此得名。通向山顶有两条道，一条是古代修筑的石阶，盘盘曲曲地攀缘于山体，石梯历尽风雨沧桑，经不断修缮才保留至今。另一条是近年修建的九曲栈道，九曲护栏和数尺平台相连接，悬空在山岩之外林木之中。路边生长着粗可合抱的桢楠和香樟，树干挺直，藤蔓披拂，枝叶繁茂，隐天蔽日。

我们选择沿古道拾级而上，穿过古朴山门，经危磴数百级，始达峰顶。站在山巅举目四望，老霄顶大有三江来仪、群山簇拥之势，

岁月如梭，今又重阳。秋风拂遍嘉州大地，层林含韵，市井含温。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环抱古城，浪拍乌尤，云绕凌云，铺展一城秋日清宁。

每逢九九，嘉州百姓喜以山水寄情：登高凌云揽江天秋色，闲步绿心观叶落风轻，静坐古渡看云水悠长。重阳，是山河入秋的清谧景致，更是国人刻在心底的敬老怀恩、追远思源。伫立三江岸畔，秋风拂面，回望半生，昔日承蒙长辈呵护、师长指引的少年，早已鬓染清霜，安然步入人生之秋。

生于五通桥，长沐嘉山水。故土榕影依依，小桥流水脉脉，千年盐运的沧桑旧事，沉淀在老街青石板间，留存于乡邻闲谈深处，岁岁如故，温润如初。

几时重阳，最暖是家人温情。晨光初露，长辈沏一壶键为花茶，茶香盈室，佐以手工叶儿耙、冻糕，质朴清淡，皆是岁月温情。祖辈一生勤俭持家，历经风雨磨难，默默咽下生活苦寒，把平凡日子熬得安稳温热。他们无浮华言语，却以一生言行，教我宽厚立身、踏实做事、知恩向善、固守本心。

年少步履匆匆，执着奔赴前路，总将亲情陪伴视作寻常。直至岁月沉淀，方才醒悟：长辈岁岁不休的叮咛、日复一日的守候，是灯下缝补的暖意，是灶台长存的烟火，是低谷之中不离不弃的托举，是人生路上最厚重、最无私的大爱。

流年悄逝，昔日挺拔矫健的长辈，如今步履蹒跚，鬓发苍苍。闲暇之余，我常伴双亲江畔漫步，看江水东流，渡轮往来，听老人细数陈年往事。年少嫌琐碎，如今唯惜寻常。重阳之本，不在于登高赏景，而在于回望来路、感念亲恩。老一辈如凌云山间老树，扎根乡土、默然守望，历尽风霜，仍以余荫庇护后辈，这便是嘉州大地生生不息的温情底色。

怀亲之余，岁岁重阳，常怀师恩。嘉州文脉绵长，崇文重教之风自古蔚然。苏轼游历嘉州，以诗文滋养山河风骨；历代乡贤兴学启智、教化一方，让尊师重道的根脉深植三江沃土。

半生行路，幸得良师引路。他们如江上灯塔，于我年少迷茫时照亮前路。悉心治学、倾囊相授，不求名利，唯愿后生笃学精进、不负韶华。岁月无情，昔年意气风发的师长，如今多已垂暮，或已辞世、空余追思。重阳登门闲话，谈及乡土文史、笔墨文脉，苍老眼眸依旧热忱灼灼。师恩如山、润物无声，前人铺路育才，方有后辈文脉赓续，岁岁感念，不敢忘怀。

揽镜自照，青丝染霜，岁月悄然更迭人生境遇。年少时跋山涉水采风撰文、通宵伏案治学，如今身心渐缓，方知岁月不居，年华易老。

人至暮秋，方悟人生最重是担当。敬老尊师、接续文脉之外，更有晚年育儿的柔软与责任。半生风雨褪去锋芒，我以温柔耐心陪伴幼子成长，于日常点滴言传身教，教他知孝明礼、知恩尽责。常携孩童畅游嘉州山水，观大佛临江雄姿，赏五通桥榕水风光，在幼小心田种下乡土情怀。

半生为人子女，半生躬身育子。前人护我成长，我护稚子前行，代代守望、生生接力，是人间最质朴的责任与温情。亲历育儿甘苦，我更读懂父辈养育之不易，看待青年后辈，亦多共情包容。

与文友闲谈岁月，深知衰老终有常态，人生越至暮年，越懂坚守与担当。昔日受教求学的后辈，已然成为乡土文脉的传承者。多年来，我们踏遍嘉州山河，深挖五通桥盐运史、沙湾沫若文脉、嘉阳工业记忆与苏稽古镇风情，打捞散落民间的老故事、老技艺；组织乡土采风，打磨青年文稿，倾授治学经验，一心只为接续本土文脉。

文脉传承，满怀热忱，亦藏无奈。当下时代节奏迅捷、流量盛行，部分青年难守沉心深耕的初心，追逐速成、浮躁功利，耐不住文史研究的清苦，不愿走访求证、潜心治学。我们苦心积累的史料、反复打磨的文字、恳切细致的提点，时常不被理解、不被重视。

但岁月予人清醒，青年成长自有时序，文脉赓续不可强求。三江流水滔滔不息，旧浪退场，新浪奔涌，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视野与表达。我们唯守初心、尽己所能，搭建平台、梳理史料，善待深耕乡土的青年，包容尚在成长的后辈，静待文脉花开。

嘉州山河底蕴深厚，凌云乌尤禅意悠长，三江碧水文脉流淌。诸多乡土记忆、民间文脉随岁月渐淡，我们暮年文人，愿做乡土记忆的摆渡人，以笔墨存旧事，以帮扶育新人，让本土文脉生生不息。

秋风寄情，坐拥嘉山嘉水的丰厚底蕴，当摒弃浮躁、沉心笃行。溯源凌云东坡风骨，倾听五通盐运旧闻，品读古镇烟火风情，深耕本土、敬慕文脉。无论以何种方式记录家乡、书写时代，皆需心怀真诚、扎根大地、坚守本心。

敬老尊师、向善尽责、笃行担当，是亘古不变的人生底色。秋阳温润，漫染山河，人生暮秋，自有通适安然。历经半生风雨，我坦然接纳岁月变迁，感念亲情师恩，笃守育人传文之责，愿以余生微光，传承家风文脉，不负来路、不负初心。

薪火赓续，代代接力。岁岁重阳，愿嘉水长流、文脉永续，愿长者安康顺遂，愿青年不负山河、不负韶华、不负代代初心与期盼。

九月九，宜思乡

■ 尹江涛

九月九，宜登山
七十一米的高度正好
深秋的阳光像金光
也像菊黄，染尽层林
凌云的风吹动草木
似梵音，也似切切乡音

九月九，也宜望远
越远越好。望岷江自北
大渡河、青衣江从东
汇聚成两千多公里的热流
涌进游子的胸腔

倚江的港城，楼宇错落
街巷纵横，车如水
人如龙，乐居乐业的花儿
遍地开、遍地插
红过茱萸，却少了一人

九月九呀，更宜思乡
一想到故乡，再远的心
也有了地方安放
像一只长脚的白鹭
驮着一座城，扑打翅膀

登高

■ 许兵

在马边，抬头就是坡
炮台山要拐七个弯才到顶
我小时候怕累
是父亲背上去的

他的背宽，把我驮过一整个秋天的野菊花
到我记事那年
山已经在我脚底下了

今年我自己往山上走
走到一半就喘
腿软的地方，正好是他当年
把我放下歇脚的那块石头

石头还在。坐上去才发现
山还是那么高
是我矮下去了

重阳（外一首）

■ 龚四

初九日，宜登高，不宜远游
阳光照进日子，折射
物极必反的阴影

他们正在老去，青丝白发交相辉映
过了重阳，寒冷正在缓缓袭来
他们感伤于“无限好、近黄昏”
他们念叨着我们的未来

春华秋实。四季轮回中不变的旋律
风吹来的方向，随季节变换
流水向东，星辰时明时暗
上弦月，潮汐、露珠、阳光

在变老的路上，我们要更加珍惜
因为他们的今天将是我们的明天

登高日

菊绽于野，秋风里汲取晨露
饱满更丰盈雍容的色调
远山在南的悠然，山间树叶与风缠绵
风吹来远方人间消息，冷暖和思索

岁月慢慢老去，少了些起伏跌宕
秋天收获曾经的耕耘，收斂锋芒
藏于粮仓的兴旺，借婉转风物
将心底真相与情绪深深隐藏

生活不是简单对与错的判断
一路行来沿途的搀扶
相濡以沫的柴米油盐
登高望远或低处葡萄
必需品和调味料，生活与生活

登高，要习惯高处不胜寒
灵魂深处的敬畏，昨日种种
铺垫未来。比登高更巍峨的梦
一步一步地向我们奔来